

砥

齋

集

砥齋集卷之八上書

華山王弘撰著

與孫嗣履

疇昔入青門承足下教愛甚隆別來忽復數月人生
三萬六千日耳况居不同地討吾輩一生聚首寧有
幾邪頃榜發弟碌碌無足數私謂以足下之才取高
第當授之耳乃竟落孫山外何也吳六翻文行俱
高弟素推之今且與令兄爲同年友他日所樹立必

有可觀晤時當自識之耳弟以多病之軀又自知福薄思結煙霞之侶近於華山鑿石爲屋殘書數卷效古人藏諸名山之意義他日羽翼長往賴此以消歲月矣足下努力勿疑行脫穎而出著勲庸以垂不朽訪故人於白雲深處雖不文其尚能爲足下賦之

與劉客生

中原烽火日急竟無能一奏蕩平者汪督師捐軀以殉臣節盡矣如封疆何

與周鍊師

大兵之東也邑城內外戶爲之空曾不幾日而逃者
至矣中原事不可問先生高臥白雲深處所謂出世
偉丈夫也一介書生累於靡勞進不能以所學表見
於當世退不獲優游山谷以自遂其志言之太息耳
與李千之

聞賊甚猖狂馬逼城下足下將無過驚乎今天子
孤立於上加意得人而不能收腹心干城之用其有

爲久安長治之策者誰邪天下厝火積薪舉朝掩耳
偷鈴不知將來何所底止耳足下高才達識視今日
時勢較宋季何如念之真泣下霑襟也

與張白石

空空先生與弟爲方外友淡泊寧靜弟甚高之石隱
數十載取友一不慎去未終日而松筠遺跡遂致紛
紛如此可嘆也足下亦聽之而已

與族兄孚公

避跡山中驚魂未定忽接訃音哀悼彌日吾兄純孝
天成望勿致哀毀亂離之際宜速葬揆之孺慕之誠
未免有拂然時勢至此歸土爲安堪與家說不足感
也蓋地脉地氣不無但不可移禍福與人耳昔者爲
我司馬府君卜塋堪輿家各持其說止欲售其術得
利耳不觀夫西邨一地張紹孔之前否而後可劉誠
吾之前可而後否耶弟彼時頗厭之以有我諸兄在
故未敢盡言其後稍言之亦竟無聽之者此弟學業

疎淺不能正告，取信爲可恨也。大約地形平正，向背有方，毋爲風號，毋爲路侵，毋爲雨水流溺，土色黃潤，無沙無石，便是佳宅。卽可安先靈也。吾兄以爲何如？不腆白金，助窀穸之費，國破家亡，饑寒不免，無益之虛文，槩省之可也。

與郭胤伯

太平橋上忽得邂逅，把酒吟詩，真太白以後無此樂者也。榴生述近况爲宵小所忌，外高懷雅量已置之

度外而旁觀不平輒爲怒髮衝冠者久之漫作一詩
聊以抒我感慨耳于鱗舉山記石幢柰何中廢前曾
面語雲雛秋來望書完便可載之白帝宮立精享碑
之石也

與解拙存太史

先生學爲時宗道高物表近讀素位篇瞻額行吟忠
孝之旨油然而筆吞九溟詞抗五嶽直與少陵同軌
矣倏聞太夫人之變驚悼彌日伏跡窮巖不能躬弔

謹具不腆之儀馳薦几筵唯賜鑒涵更節哀毀爲道
白重聞王遂東先生迄有札至可擲示一覽乎附及

與友人

別久矣未獲再晤日月荏苒卽今秋風蕭蕭回首春
和時已不可得過此以往當復如是弟年已三十生
老病死漸見端倪獨才非任華而於足下有李白之
慕今寄上近詩一帙望有以教之古人重友朋正以
德業相長學問相切磋耳否則老杜之所以傷心於

汎愛矣王察父詩文有存者否弟欲搜之擇其合者以付劔刷鍾伯敬云生前詩文不留稿自其名根淡泊不粘帶處然爲後死者却不可如此吾輩不可不體此意

又

孟常與弟有年誼又有臭味之合聞堂前道韞尙未字人弟欲爲輔兒納聘焉以蹇修氏煩足下也王司成史記歸趙華山志補得數頁否

與朱文度

長安別後弟以落落不得意人事都絕癸未春劉客
生孫嗣履過訪山中遍攬三峯之勝畱連數日得悉
足下近况喜慰何可言冬來闖逆陷長安嗣香嗣履
明遠念卿諸子遂死於難憶昔薦福寺把臂談心謂
我同人當努力中原無愧古先會日月之幾何而此
數子已化爲糞壤可復道哉猶憶嗣履有言百年聯
息耳未審同人誰爲先紀貞珉者抑當時以爲戲語

豈意當春而墮者竟是斯人乎及今思之而後知其言之悲也乙酉闖逆敗走弟始哭於其墓悟王文含便問吾文度云一瓢賣卜莫識所之矣弟曾作寄孟鴻詩六章雲水茫茫魚鴈莫通昨得驢山任態書郵寄手翰披讀間如見吾故人雙瞳炯炯相向快心處翻儉狀下涕也華山中弟搆有茅屋數間藏書數千卷嶺上白雲大可怡悅足下能一遊乎鹿苑田雪崖久寓敝邑與弟爲莫逆交其人意氣肝胆迥異時流

今西來足下便當聯轡東發弟將埽榻以俟今春
子孝以七十歲老人不遠數百里獨步垂訪自嘆來
日苦短且一相見便當永訣畱兩日歸去風義翩翩
不減巢谷弟每遇佳山水輒思此老知足下與之善
聊及之

與孫警輪

日者趨哭吾嗣香嗣履也生芻一束僅得拜於墓下
詢先生所居而王文舍屈文伯云此去尙數十里卽

往亦未必值也。遂不果。彼時曾修短札，不知達至記室否。未蒙回示。今再遣小价，備候起居。並申前說。舉山之麓，有薄田數畝。其上有茅屋數間。險阻可恃。亦吾鄉所希。有祈先生看透世事，以家業付之。兩令郎而惠然以嗣。履孤兒，攜之儼邑。則昔年羽衣學道之願，可遂。戎馬搶攘，于避地之義，爲得。而弘撰亦藉以報嗣履於地下矣。倘賜慨諾，弘撰當策蹇以迎之。溺上也。

與康軫老

嗣履已矣幸天慶善人舉遺腹子而懋修先生又溘
焉長逝此呱呱者何所依乎許氏雖以節自矢然年
在少艾任媪又難終託而韋杜之間無險可恃萬一
患難之來一二婦人謀身不暇而藐茲孤又奚賴焉
矧意外之侮更有不忍言者乎曩晤王文含云此事
須謀之康軫老屬在至戚而篤念夙昔足與警輪爲
難者莫軫老若矣彼時不能一面卽託文含轉致鄙

意近聞警論意叵測而其二子又日憇憇之望先生
以有意無意聞出之務令孤兒必到華山方可無慮
也卽今涇原一帶凡有家者率皆避居於此而孫氏
有弘撰爲之東道主獨不可營一窟乎、度警輪所欲
不過土地嗣履所遺任其意欲爲孤兒留之固善卽
竟自爲業或其售人亦聽自便弘撰尙有薄田數頃
待其長成不至饑寒天日在上不敢食言也、文舍文
伯於此事亦甚激切可與商之必求克濟勿畏艱辛、

石齋集
勿避嫌疑、生者死者均感大德矣。如見其可行而行之、見其難行而遂止之、亦盍思令姊如在事詎至此、今其有知、不舍恨於地下也哉。

與王文舍

聞孫氏遂致訟矣、慨恨如何。比屢有小札、竇聽未蒙回示、怏怏又烏可言。茲再遣小价往視寡婦孤兒、附與康軫老一書、幸過彼同議之、並有一函、故爲無聞者、以達孫警輪、先寄兄覽、便復緘之、令小价往致以

其意此老殊可恨只求事濟不得已化百鍊爲繞指相向可嘆也

盛夏兩接手教彼時孫門正興詞弟將原委備寫一書親袖至開元僧舍云楊崑山已行矣爲之悵然者數日昨承教弟卽與康軫老商議渠云孤兒不難來所難者在許氏耳且許氏連日甚得所孤兒相依爲安此時孫警老亦不好再起風波如有別故令其就養華下亦未晚也仁

兄高誼上薄雲天不止孫氏孤孀啣哀感謝省
城諸友共相誦義以爲公孫杵臼再出耳弟前
後欲將僞順事紀錄一書傳信將來知仁兄夙
有同心將貴縣左右死難諸公畱一底本共成
此事何如弟春來將遊三峰尋一險要之地以
防不測乞仁兄預爲我營之社中八水丁憂與
之登第獻卿家難痛何可言社小弟王弘度頓

首

此王文含復札未幾有賀賊之亂孤兒竟爲所棄而嗣履之緒斬矣追思始末不勝泫然存之以識予爲義不勇之媿山史書

警輪頗好道昔在庚辰冬曾爲予言神仙可學有辭家入山之志而顧復好利予竊疑之然不意其機穽之深滅理忘義遂至如此也予又嘗見治神仙之學者數輩皆能爲高論聳聽而往往見利輒敗亦不獨一警輪矣並識之以爲世

戒山史又書

與劉孟常孝廉

弟每笑剡溪返棹謂其不情乃以數載之思百里遠
涉而一晤卽別曾無信宿之談其去吾家子猷幾何
日月不居今且溽暑侵人矣落雁峰上白雲爽籟水
木清華吾兄能無意乎

又

一別數旬鄙客漸生秋水夜月時勤伊人之想忽承

手教知有同心也金見玉友深山讀書真天倫樂事
第年已三十而錄錄風塵比復多病憂思日積不知
將來作何狀耳試期伊邇諸令翁取元魁如拾芥自
是長技翁近在山中送一相知偶成一詩詞愧不工
錄以請正想見粲然一笑謂咄咄狂生真吾臭味中
人也

復雨公

僻巷蕭然忽拜茗酒之惠知足下念我至厚茲寄上

石印二方求鑄賤名與字並紙一幅求山水小畫知
足下政事繁劇或不暇及此然翁竊謂燕鬧場中正
不可無此冷淡生活且今日在蒲州堂上作官者一
時之雨公耳寃篆繙之文揮毫潑墨極山水之變態
者千秋之雨公也雨公豈以一時易千秋哉

與友人

勳執事之以拙稿索觀也僕未嘗敢以太中之干戈
晏者干執事也乃執事不我鄙輒辱賜高文稱述過

實僕讀之類汗沛如雖然僕不敢望太中矣而執事之爲主晏則固有存因以使天下後世知執事之於人卽不才如僕猶以不請而獲假譽如此而益以見執事與人爲善之大也則僕亦藉以不朽矣其敢弗祇承

與郭亂伯徵君

比有友人南遊者約與俱一言旣諾遂爾束裝未及過咸林面別悵惋悵惋今已至淮陰春初或可徃西

湖得與相晤一醉六橋風月亦他鄉快事也小
阮具茨撰素慕之何數過名園不一相見豈高人爲
竹中避抑先生以門庭嚴朝典邪撰謂宜令其日侍
几席之側天倫樂事無以踰此如何如何

與張川原

前見足下悠悠眠食外略無事寧甚怪之頃詢之知
者云足下有美質學將成而自棄是可惜也丈夫戴
天履地耳聰目明豈可不思自立乎僕與足下約每

日究經書一章、誦古今文一篇、爲功至簡、惟期有恒、日積一日、浸貫久則義理熟當、必月異而歲不同矣、僕所言者、非區區爲科名地也、足下必聽之、末世朋友道喪、忠告風微、僕交人多矣、持此不易、一旦易之、足下僕不願也、夫木乘溝壑、見者恒求爲梁棟之資、玉委泥沙、聞者必思爲圭璋之器、今僕知足下有美質、學將成而自棄、而遂無一言、則是待足下、曾木與玉弗若矣、足下又願之乎、

石渠寶笈
寄王阮亭祭酒

相別計已五年思之無一日忘也從子宜章在都門
承教愛不棄昭穆之義永矢勿諼矣頃於邸報中讀
正祀典大疏可爲空谷之音爲之欣躍愚嘗謂漢儒
能尊孔子之道者前有董仲舒後有揚雄先俱從祀
兩廡而揚以事莽美新爲綱目所不與一黜於洪武
再黜於嘉靖近世簡紹芳焦竑辨其誣皆歷歷可據
王安石去當時有兩揚雄美新之作或謂出自谷永

承亦字子雲豈一時傳譌邪既已舉之以疑案而廢
殊非春秋之義則揚之從祀宜在所復又請葛亮之
學行三代以來不可再得者故人稱爲王佐之才樂
臺集羣儒表章聖學有功於道統不細則諸葛之從
祀亦宜在所議前萬歷時有上疏舉應從祀者呂柟
而崇禎時亦有議及馮從吾者愚謂事關典禮非草
野所宜言然事卽未可遽行其論則不可不存也或
亦大司成之所欲聞乎

馮元成云劇秦
美新是劉棻作

與許無功使君

噫氣未已似不可忽道家者言於吾儒較近無礙於
義不妨從之朱夫子嘗作調息箴矣不但陰符經參
同契之有註已也程夫子云心要在腔子裏此語未
可易言作聖之基正是艮卦註疏陳希夸五龍蟄法
亦只是此作用耳用力於此然後知息無一刻不耗
心無一刻不放也長生久視未敢遽言卻病延年實
非虛謔顧爲之有作輟耳

與湯荆峴中丞

恭聞開府江表清介之操遠紹粵之海近邁晉之于
而忠厚之德和平之度則有逾焉弘撰不敏嘗以爲
政貴識大體不在刻激自矜修經經之節爲者求之
今日唯先生一人耳大司寇魏公頃有詩箋見寄聞
其迢迢林泉研易自得洵所謂祥麟威鳳爲一代完
人古云行百里者半九十今而知魯公之不我欺也
先生其籌之

與張望齋元侯

弟寓秦淮數月矣風景不殊又多讀書博雅之士時相聚談客邸亦不寂寞適復移居烏龍潭竹根柳下徜徉竟日看魚戲蓮葉閒致足嘉也擬待秋風涼冷然後策杖西歸矣開美紫庭今皆在此紫庭爲張瑄星重修松風閣一時義聲播於三山二水乃吾鄉之西美堂頽廢於荒墟衰草之中先賢木主無一存者唯有望之悽然而已先生得無意乎

答康孟謀

邇來誌墓之文率浮而冗大抵譽其人必極其力無善之不備焉乃合求者之意而其人之真或不見譬如丹青家貌人而不肖雖美弗貴也故僕嘗謂文之不古莫此爲甚荆川震川數先生作虛幾少存古法然亦或無以厭人之欲也尊君行狀雖微必舉此自孝子之心而鄙作或留或刪亦各有說固未必於義允當而不敢泛爲之以負知己則有可以自信者唯

兒察之如有未安不妨筆削姻戚書名牽詡官闕未能免俗飛浮山一段無所關係僕特錄入山志矣別論宗子法小宗有四之說始於漢儒言之似順行之則礙蓋小宗所以尊高祖一而已如其有四是人各有長子奚其宗兄或有未逮立孫之疑非也人有不逮高祖者而其所以事高祖之禮固不以生死異也至別子爲宗今士大夫皆崛起草野非天子諸侯同姓貴卿無事此矣曹靜修著書頗多僕所見者文集

與夜行燭耳周禮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鄭司農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明堂位瞽宗殷學也文王世子禮在瞽宗僕所言謂宜祭於學宮中也詩韻坊刻本木宋劉淵所爲而黃公紹因之前輩名公皆習而不察踵謬至今沈隱侯四聲譜已不傳切韻唐韻集韻亦皆未見唯廣韻尚存僕近得舊本與顧先生所刻行者同聞徐太史得內府本較更詳備曾有書與顧先生言之洪武正韻

爲 朝廷制書僕淺學未能識其源流崇禎末有倡
而尊之者而和之者殊少顧先生潛心此學所作音
學五書自謂得不傳之秘廣陵散絕今獨有浙江毛
稚黃毛大可耳顏字楷法方整正如魏人分法所患
寡情蓋書家固以險絕爲功海嶽獨窺得此故云然
以爲近俗則非若行草直逼晉人如祭姪文爭坐帖
已入右軍之室唐宋諸家皆瞠乎後矣執筆欲緊運
之欲活所謂運筆之妙全在指掌虛之謂掌實之謂

指也懸腕腕不著紙耳海嶽謂之提筆沈太史近號
能書但不解此是以力弱承問及輒以條對如右母
以其言之不讓而哂之

又

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
爲海朱子云三爻變則所至者不一故以兩卦彖辭
占胡氏云所以占本卦及之卦彖辭者蓋變至三爻
則所變爻與不變爻六爻平分故就兩爻彖辭占耳

晉語晉公子筮有晉國得貞屯悔豫司空季子舉利
建侯其例也然周語晉筮成公遇乾之否亦三爻變
及引當時占書而不舉象辭故梅氏有云象辭非可
以占變當以先變爻爲貞後二變爻爲悔作三節消
息之王氏曰四爻變五爻變皆當以先變爻爲貞後
變爻爲悔作四節五節消息之今法四爻變占二不
變爻五爻變占一不變爻夏氏曰既不變如何用變
底爻辭周公爻辭本爲九六之變者設非爲七八之

不變者設周易不用七八豈有七八而可日用九六之辭哉
如六爻盡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占變卦象辭可也

答陳六謙 時爲安邑丞

曩承嘉訊兼惠鴻著諦觀諷誦旬有餘日而後藏之
簡中也陽明純乎禪對下句白沙兼近道而言非對
儒而言也其學之爲禪本之先達之言弟不知學何
改安議但讀其書實有不能無疑者蓋其悖於孔曾
之意者時有之矣劉念臺先生傳信錄可謂陽明先

生功臣然粗觀其序如云截去之繞尋向上云因病
立方權實互用平心釋之亦復大類禪宗二先生皆
千古偉人如泰山喬嶽要其論學少偏固不能爲之
諱也黃太冲先生弟景仰有日聞其著作皆經濟之
實鄴架所有望悉以見示此大惠也亭林先生青學
五書板在淮上張力臣處容索之奉寄中孚子德近
狀皆善豹人雖秦人久寓維揚阮亭南海之行未有
書至至則走聞也

砥齋集卷之八下

舉山王弘撰著

與屈狂歌書

昨論周孝侯墓碑僕舉元美所云以士衡文中自有舛謬不得不疑而先生遂因僕以譏元美至謂元美不學夫元美不學誰爲學者耶按本紀永熙七年庭及齊萬年戰王師敗績處死之而碑云元康元年因疾增加奄捐館舍此其大異且鑑或元康六年八月

或元康七年正月皆云力戰而死與本紀相合蓋元
康者永熙改元年號元美所云無元康年號者謂處
死之日無元康九年年號耳一時言之不詳不能無
弊故他日復詳之宛委餘編僕攷之晉書惠帝本紀
亦無元康年號太安二年冬十月士衡與弟士龍俱
見殺於成都王頴又十五年元帝爲晉王之明年始
稱建武元年而碑中云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
贈平西將軍封清流亭侯諡曰孝禮也然則已死之

士衡又烏知十五年後之事而預爲云云如此耶此
易曉者而先生不察徒欲使人不已異亦過矣僕閱
碑尾有一條云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
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此碑又有一條
云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某書意當時士衡曾有此
文爲右軍所書後世湮失好事者補作固不無竄易
舛謬如此從諫不及辨從而樹之而爲黃某所書者
也故前旣書右軍書存其蹟而後又書黃某書著其

石 乃 集
人不然原碑旣存不須重樹卽重樹不應復書黃某
書矣此僕偶見是非未敢知不則所云因陸機撰下
有空石後人增刻右軍以重其價者當不誣也况此
碑輕重前輩諸家又有定論先生未廣稽耳使果爲
右軍書則海內之寶之當不在聖教蘭亭下無俟先
生今日之揚波淮海也

又

先生謂元康年號昭然於書者問所據則卽鳳洲網

此書爲元美所纂而謂元美昧於此豈理也哉乃
先生不知元美之卽鳳洲益可異也元美所云忽接
韓信背水文差不成句不應以永平之詔移入建武
皆可疑它文錯簡或有之矣至疑其家竄入與諱賊
沒雖怨詞僕謂實嚴彈也生死祖父之大豈可失實
况戰沒死王事也稱之唯恐不著諱何爲耶然云其
督策之際得鍾王意當在李北海張從申間不可以
其譌而易之者知元美無所作好作惡於其間僕亦

謂未始不可爲先生娜嬛增富也

復臨川周業師書

自虔南拜別先生遂歷十有餘載玄機厄兆賊闖肆
逆門生輩命懸如鷄者屢矣家旣蕩然學亦無成倫
生荏苒以至今日實忝所生焉素性狂慇遭忌拊陷
吏卒見迫幾蹈不測賴里中士庶不忘先人之澤
聲義公堂使沉寃獲雪此門生所以發憤於鄒陽而
墮涕於江淹者也乃天不我憫慈母見背悻焉苦

因中百事都廢忽捧瑤函諷誦河四念喪亂以來南
北阻絕門生輩曾不能修片楮候道履而先生篤念
故誼垂注門牆且感且愧憶在庚寅偶遊吳越山水
間訪一時道德文章之士亦嘗欲鼓枻章貢拜先
人遺祠過謁台堦以盡所懷而老母見憶遂復不
果乃言歸無幾而倏及茲難痛定思痛門生亦復何
所覲顏於人世間耶門生有二男長者名宜輔已爲
娶婦次者名宜輯庚寅生也二女在齠齕間輝有一

男二女卓亦有二男二女皆可成家三兄次兒宜章
處南所生者已入庠行文頗有法獨宜濬不幸化爲
異物餘內外骨肉五十口俱無恙知皆先生所欲聞
因詳及之

與溫州司李劉仲旋

柳塗奉別屈指已復數月想願建康爲治上下作孚
罔不侯時日淹久也東南民力已微瀕海之國尤爲
顯黠茲此暴之餘加意矜恤是亦野人之所惓惓耳

王君雨公弟舊宗也精畫理通南北二宗直可頡頏
顧陸伯仲文沈弟斷推爲今代第一非阿私也足下
當自識之

與尉庠師書

昨元且謁先師廟至啓聖祠見自啓聖公孔氏而下
凡爲木主者四以配享而他或闕焉又其題當稱先
賢不當稱啓賢今稱啓賢非制也按先儒程珦朱松
蔡元定從祀祠之兩廡而萬曆二十三年朝廷下禮

部議以周敦頤父輔成從祀皆載典禮不知何以悉闕也夫祀國之大事其不得以意爲去留也久矣豈兵火之後已經傾圮而復之者忽之耶或云在昔時卽無將邑小地遠朝廷之詔令顧有所不盡及耶弘撰生也晚誠不知其何說也今邦君崇厲學校敬往風來而俎豆不章斯亦博士弟子之所不能辭其責也弘撰是以不敢不告

復楊樹滋進士

足下以妙齡掇巍科顧優游里閭不急於仕爾日春
風惠暢定有佳句滿奚囊矣獨如遲却河陽花數載
何也承教作送兵憲湯公序此公清德善政真不易
得是所願爲言者但吳剛高倚清虛乃假斧凡間不
幾令玷璘笑人耶

復潤生

投桃報瓊令人感媿交集前奉面言第卽如約而親
家乃不爾豈信於朋友者然耶荷花葉可愛食之殊

無味聞更有紅黃二種然未見也尊則別是一種第
在江東曾食之加於荇數等矣季鷹之思亮不虛耳

復馬融我

關門匆匆一晤方擬再圖侍教傾聆名理而歸鞭何
勇耶遠承雅惠兼捧手翰諷誦之下如奉顏色欣慰
何任第年三十有八一事無成獨幸三年之內兩產
孫兒他時舍飴不愁老景寂寞矣以此遂敢拜君之
賜若犬馬之齒亦辱垂及則非所敢承然美醜又不

欲返東臯達者也至置榮辱利害於何有而未免以
三升戀待詔此真老宗家法也

辭軍廳彭鴻叟刑廳劉竹堂

比蒙憲檄召弘撰纂修省志者伏惟明公閣下道通
今古望峻斗山文學在吳武城歌言游之化史才屬
晉涑水章司馬之風乃因政事之餘益廣作述之事
諏詢靡已實媲美乎古人搜羅無遺遂濫及於下士
弘撰草茅賤子章句腐儒雖學有虛名實負子長深

思之義顧慮無一得尤乏叔皮守道之情儼命臨門
汗顏無地望宮牆而引領豈曰無心撫鉛槧以知慚
敢云自信祈回謬舉恐汗大謨

與劉孟常

潤生處草草一晤別去遂復彌載日月逝於上體貌
衰於下而出處無成言之汗浹背涕沾襟矣足下旣
抗志塵埃之表而諸令弟又皆矯矯自樹方著勲庸
於時此實關西所罕峴豈第快同人之私臆已耶潤

生彞贈一鶴弟欲搆小亭居之擬顏曰獨鶴此亭不
蕭雜賓非吾臭味不得坐談其中非元亮幼安之流
不以書此額今以求足下想當不拒耳足下若自矜
謂弟仰書法之妙則誤矣一笑

復葉天木太守

辱承佳題光生蓬華矣昨聆高談不第句句肝膈之
要而名理燦然足豁塵襟乃恨十年相從知公未盡
世途悠悠正自索解人不得耳

與張讓伯

鄙性用拙與世鮮可玉趾儼然感臨敝邑乃草堂聞
寂寞所來往竟亦不知君子之至於斯也從子輩傳
致台意謂我修詞而勗我窮經讓伯之德愛弘遠矣
敢不拜承交道之濇也日導諛爲僞名利薰心驕吝
成習讓伯獨挺拔俗之韻嚼然塵埃之表不爲異學
所惑不爲曲學所拘而執經於潛德之士弘撰益以
服讓伯之勇焉視世之科第蒙頭而不讀書者其相

去奚啻雲泥矣、

與周元亮司農

金石史皆亂伯所自藏秦漢以來金石之文各有評
跋卓然獨得絕不隨人悲笑行文亦自蘊雅可喜弘
撰淺學寡聞竊謂可與集古金石二錄並傳不朽他
著述甚多其後人既不能爲之廣措流傳而友朋中
又力不及此弘撰每以此自恨旋自媿也先生爲王
于一刊四照堂集凡有與於斯文者無不感之欲涕

豈但于一術環地下哉今之世如先生者幾人乎
可歎也聞已揚帆不及走餞翹首江天我勞如何

復魏環溪大司寇

老先生威鳳祥麟忽爾朋松介石作一代完人前讀
大疏知研易有得非徒高勇退之節也遠承不棄辱
賜鴻篇又何其深於風人之義邪寄中孚子德二函
卽轉致之矣

與遲屏萬明府

柳堤之別黠然銷魂以明府教愛真華洵有令人不能忘者邑小民貧風俗漸澆今日處上下之際所爲極難然邵康節云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省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欲明府之留意也至悠悠之口如浮雲之點太空靜以鎮之乃見爲己之學有得力處耳會課事尚未見實濟唯加意振興此亦爲政之大端而不至以供應累及行戶斯盡善也

與湯荆峴太史

自違顏範不勝屢企之私屢接璠函益深離索之感
比聞典試越中竊喜文獻之邦得一代大宗師持衡
其所鑑拔必皆正直忠厚之士清真典雅之文亦斯
道振興之一會也高士毛君先舒應君撫謙林君璐
皆道義文章不愧古人倘可垂訪無靳先施形諸詠
歌亦武林一盛事也

明太祖本紀得先生叙次當爲古今第一篇文字不
僅雄於一代而已稿本賜示幸甚

與葉詡卷太史

友弟李天生有老母在堂而年已五旬尚無子息前
之陳情誠有迫於中者既不獲允謂必應 詔後乃
可告歸天生亦自謂不申選則遂初志耳不意復在
拔取之列第方束裝特來小寓言及淚下艱苦神傷
至致憾於翁之遣歸弟雖爲心惻莫能力助於友誼
殊愧天生在關西洵爲無雙之士 朝廷以孝治天
下廟廊之上豈少此一人古云愛能傷人此子當不

永年是可念也先生有斯道之任而又蒙 聖眷特
隆詎能忍狀置之膜外乎曲成一佳士亦大臣之義
也唯先生圖之

答郭九芝明府

弟以荒疏之學衰病之軀不得已而出幸還畎畝以
度桑榆此分內事也執事經權方圓之喻可謂變忘
其醜矣然從來徵士之無體未有甚於此時者弟就
疏中嚴嚴求無耻二字此或可不見斥於先生長

者則亦弟之所敢自信者也遠承注念兼以鼎臆不勝感佩顧亭林先生五月往汾州歸華尚無定期蓋俟楓仲結完前事耳胡兵憲曾蒙顧問而弟以病目又畏暑熱尚未報謁竝不知其有西河之痛年齒行實毫未有聞無從著筆且弟於今歲元旦有不代作詩文之誓敢請以執事爲始

復于密菴

周子平生之學在通書不在太極圖說也通書與太

極圖說其理亦元不異而發揮詳明特絕不及無極
二字之說耳當日朱子發謂太極圖說出於穆伯長
其言斷非無因伯長之學近於道家者流今道藏中
特載周子此篇而他言無極者不一而足不止老氏
知其雄章云狀也朱陸辨論往返數四陸子之言較
朱子之言更爲平實故愚意欲刪去無極二字以還
孔子之太極庶可以免後世之葛藤徹去滌籛平心
細繹當知吾言之不謬也

復施愚山侍講

李子德歸接華札竝讀扇頭佳詠如親承意昔所謂
辭寄清婉有逾平日但獎借過情非所敢在耳欲作
一和篇思過手蒙遂復中輟家茂符至再揅手教草
茅衰病何足比數而先生篤念小官乃爾雅自成一
正一壑可畢餘生而今每為病賦所迫不免拮据唯
是與顧亭林先生共數墨多得日諱所未聞差是自
娛而亭林明道正誼余實奉若神明著蔡不第服膺

其問學之精博已也。承念及卽爲轉致。今有復書附
上。第孤陋寡聞。備知史事。先生指南之論。亦善。此矣。
關西民力已竭。運餉千里之外。兼以蜀道之險。米一
石。遂費至十二金。今年猶可措。柱明年若不更計。則
其患有不可言者。不審廟堂之上。何以籌之。抑

寄魏環溪總憲

前在都門承老先生先施之誼。感切於心。而久不通
問。以分隔雲泥。道分處。尋常寒溫語。無容達於有

道之前也弘撰章句腐儒不敢談當世之務唯是中之所懷有關在茲文者意將有待而發而今衰且老矣語云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故願有請焉竊以治平之畧莫要於明經教化之端莫先於達禮昔程子作易傳朱子嘗謂伊川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又謂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缺只是於本義不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於是作本義蓋以補程子之所未備也今坊刻置易傳而以本

義孤行非全書矣夫今之尊程子者爲其著書立言
有羽翼聖經之功而於其生平所最單心之易傳乃
置之如遺安在其爲尊邪按會典取士試義易主程
朱傳義成化時成矩以私意廢傳遂沿習至今又春
秋兼用張洽傳今張傳亦廢此皆不可不復者所謂
明經之一事也啓聖祠建於學宮之偏於禮有未安
者先輩徐學謨有云啓聖公與孔子竝祀學宮雖云
推崇之典顧子廟而父祠主祭者意有所詣不得不

令人代攝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揆之孔子之心
必有大不安者在蓋叔梁紇元無述作之功在孔子
決不以一祭爲其父榮在後世亦不必崇祭其父爲
孔子報唯立廟於其鄉併其配享諸賢祀之而徹天
下之通祭庶爲禮之得也略問禮作啓聖公祠論其
言尤悉大抵謂先王之制祭祀也本之以仁而裁之
以義叔梁紇之饗果不可已修之曲阜可也又云叔
梁紇不當稱公謂不以王加孔子者不敢臣之也而

以公加叔梁紇顧臣其父也可乎此皆不可不改者所謂達禮之一事也斯二者言之於今日以爲迂則誠迂也然而言之於老先生之前當有不見爲迂者弘撰竊謂今天下之角才智務文飾者徃徃而有而所少者獨一迂耳是以不能終默唯執事圖之

復湯荆岷侍講

羈跡都門無一好懷惟得式瞻儀型慰夙昔企思之私爲一快耳史事千秋大業今朝廷所簡皆名士

巨儒而學行澆醇如先生數公者尤不易覩真可爲
得人慶矣先生初志雖不及此然旣在其位此義亦
何可負也弘撰以不才又衰病侵尋西歸以來益復
憊甚雅是與顧亭林先生朝夕同處以古道相砥優
游山水之間差足娛耳中孚去頻陽而還故里高節
逾厲子德奉事毋雅謹澆居簡出絕無軒冕態昨枉
顧山堂從者一老僕而已致足嘉也

與王阮亭侍讀

比入都栖遲蕭寺無一可意事有度日如年之苦唯
得侍教執事聆談名理差足慰耳踉蹌西歸徘徊中
路幸逢一二故人助以資斧始抵山居圖書無恙松
菊猶存喜可知已頃有所懷論易傳與啓聖公祠事
曾有書達魏總憲今附錄一稿呈覽葉太史漸膺宗
伯之命其能無意於鄙言乎

復張又南同卿

草堂僻陋辱執事不棄干姪遠賁顧忽忽不能備終

黍甚自歉也捧讀華札猶復軫念不怠高懷古道真
令人佩服無斃矣弟衰病日增又值時艱爲循賦所
苦不知將來更作何狀耳吾鄉民力已竭豈有越思
道乏險而運糧於千里之外者今計小米一石費至
十有二金矣明年若不更作長計其憂不細執事桑
梓在念將何以策之乎小兒近無書至承念及並謝

寄顏修來吏部

曩在都門承執事遠念兼示佳稿而實未至弟處遂

不獲諷誦亦無從効繼山之石非敢自外也弟西歸
以來益厭人事且衰病日增唯閉門却掃幸得亭林
先生朝夕晤對親近經師或可收桑榆之效此外俱
等之浮雲流水耳執事有爲之學大用之才蒼生屬
望方殷然時至今日難言矣進退之際必思之爛熟
所恨遠離不得一聞高論耳

答王茂衍

聞玉體違和以未能走候爲歉適接手教知己勿藥

有喜然益珍攝爲要耳言念遠別無以爲情何更勞
鼎臠儼及耶佳篇洋洋纏纏道義骨肉之意具見於
中卽懸之座右朝夕諷詠不啻親承馨歆矣顧亭林
先生函竝使者口傳尊意一一致之幸不辱命亭林
方欲遣价奉候明日遂發亦有所將以爲縞帶之誼
受之可也

復王仲復處士

近世操觚之濫無如墓誌銘以叙事體而多涉議論

非法矣况繁詞溢美人人可冒亦奚取乎故當以簡
爲貴擬構一篇刪之至無可刪庶幾簡矣承示鎮撫
公墓誌銘諭令點定此文以誌鎮撫公也司寇公名
重一時爲同胞兄弟又有助金事自不得不載若太
詳則失賓主矣卽叙先生行履亦只宜略見於前篇
中不必多贅今皆僭爲損益竝有關者詳具乙注文
章質定朋友之義如其未可不妨反復在孟常有道
之哀亦決不以爲嫌也便中弟當專致之身隱焉文

爲己身言也顯揚先德表之唯恐不著豈可已耶

寄鄭谷口

曩在白門從李董自處得承教緒獨以未獲從容游
讌挹汪汪千頃之度爲悵耳嗣是每睹墨翰分法直
逼漢人私擬爲近代第一手太原傅青王做鄉郭胤
伯兩先生差堪伯仲王孟津所不逮也弟有所求者
望卽揮賜爲感顧亭林先生云索古碑刻今以案頭
所有豆盧恩馮刺史二幅附寄當塗令係弟至戚托

有尊札於彼寄恣至易也亭林囑致意待嵩山碑搨
到當有耑札耳

答于密菴

僕賦性拙直事理須實有自信者方敢相從少年涉
獵內典頗悅之繼而疑焉近來益棄絕足下所云現
前如是於此透得還得不打失徹底掀翻諸語僕皆
無入足下憫僕欲誘之事佛而僕妄執已見亦輒欲
足下歸儒今將兩有所不能朱子云我日斯邁而月

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其斯之謂乎北行曰札之刻實欲以此見始末故不憚重複足下云少清畏人知之意此至教也敢不佩服文肅事未易言足下所謂黨鄭之疏乃譏切諫官耳非黨鄭也當時旣致滿朝之譁文肅卽以元疏梓行其人固賢者若謂其非乃心王室則過矣大抵論國事不可以一家之言爲定也如何如何

與劉孟常孝廉

前爲仲復尊人鎮撫公墓文敘次論議依於法合於道矣仲復以行字句之疑徃復商訂遂輒有增刪有道之衷知無所嫌而文昌之誦弟自懼不免唯兄更教之仲復待以泐石也

答王仲復

承示復齋錄以暇日卒業雖未獲盡窺先生之蘊而以今所就可謂純而正矣中有實得故語皆親切有味與他人浮襲者不同族譜較慶陽李氏長安馮氏

更爲詳備洵堪垂範來茲商定墓誌稿竝來翰卽致
之孟常取有廻札今奉上別所爲二張墓誌皆謹嚴
有法今之修詞家固瞪乎後矣而世之講學而不能
爲文者不當廢然返耶竊謂聖賢作述元以明道非
爲文也然子以四教則文爲首蓋聖人首重在行未
嘗去文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或侈談性命以
文爲末事而間一操觚則粗鄙散漫不復成章識者
知其中之未必有也胡支湖嘗辨異學謂漢儒雖非

伊維之比其於傳經明制度辨名物功亦博矣使當時而無此則後世亦將何所取以證而折衷之象山之欲廢書我知之矣蓋其於書初不甚解慮乎有問之不能答而見誦於門人也乃預爲是言以禁止之學者歆其簡易之說而靡然趨之卒至塗其目耳而不知其賊夫人之子也斯言也雖未必於象山允當而實中乎近代講學者之隱病矣

與劉太室

比不得音問令君頻語及故昨札言之大抵青天白日心事自信之無疑特恐疾惡過嚴有發於不自覺者是以不憚喋喋耳

復孫補菴

別後得讀手教深慰離索之思日月不居江河漸下足下高卧東山度越人遠矣弟爲虛名所誤奔走風塵雖得返我故廬而賣田稱貸種種苦狀有不可以告人者觀小刻知梗概矣視三兄文章義氣皆第一

流涕不能盡地主之禮而反資客囊之助足下之賜厚矣敬謝

與王仲復

送葬觀禮夙心也已戒僕馬忽值兵過斷行路者三四日而大事逾期致乖所願中心悚歎今具薄儀代人代獻唯先生鑒而宥之幸甚時事孔亟長星示變先生靜觀天人之際其有以啟導愚蒙乎望之望之

與張又南

於州又庚寒暑矣懷想耿耿比讀手教極感垂注之
雅至進退之論非道義骨肉之愛何克有此然弟非
有高蹈之舉小兒淹滯吳中初以資斧之艱旣而染
病幾致不起遂遲延至今昨得家書云於新歲正月
由水路北上計仲春之杪當獲侍教於左右耳弟衰
疾日甚兼以羽書旁午供應軍需辛苦備嘗不意薄
莫之年有此維谷之遇卽鉛槧之業亦不啻付之流
水矣執事德高望隆春秋方富開府秉鈞皆分內事

朽穴倘不卽填溝壑或得樂觀其盛亦可備稗官記
載以資司彤管者之采錄矣

復李禹門

承命謹具一稿雖文無足稱然不敢爲繁詞虛譽要
使後之觀者有可采焉張定遠之死潼關人稱之者
多而今卷中斥之太過如云攜資奪門欲出賊爭資
而斫其首賊與賊爭資而復斫其二三賊之語不特
定遠所未有亦賊所必不然是誰從旁目覩